

名家藏書

名家藏書



啓功藏書



華夏藏書大系

名家藏書

第貳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名家藏书/聂明主编—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2001. 4

(华夏藏书系列)

ISBN7 - 81056 - 520 - 6

I. 名… II. 聂… III. 古籍 - 汇编 - 中国 IV. Z4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1490 号

书 名 名家藏书
主 编 聂 明
责任编辑 张 山
出 版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(地址：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电话： 68472815 68932218)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通州区华龙印刷厂印刷
开 本 850×1168 (毫米) 1/16
印 张 240 印张
字 数 3400 千字
印 数 1000 册
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7 - 81056 - 520 - 6/ Z · 6
定 价 1660. 00 元 (全六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华夏藏书

目 录

第三部 名家藏书

第二卷

新书	(一)
商君书	(五七)
潜夫论	(八五)
孙臆兵法	(一四七)
吴子	(一五七)
司马法	(一六五)
曾国藩家书	(一七一)
晏子春秋	(五八一)

新書

漢 賈誼

賈誼新書卷一

過秦上

秦孝公據崤、函之固，擁雍州之地，君臣固守以窺周室，有席卷天下、包舉宇內、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。當是時也，商君佐之，內立法度，務耕織，修守戰之具，外連衡而斗諸侯。于是，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孝公既沒，惠文、武、昭襄王，蒙故業，因遺策，南取漢中，西舉巴蜀，東割膏腴之地，北收要害之郡。諸侯恐懼，會盟而謀弱秦，不愛珍器重寶、肥饒之地，以致天下之士，合從締交，相與為一。

當此之時，齊有孟嘗，趙有平原，楚有春申，魏有信陵。此四君者，皆明智而忠信，寬厚而愛人，尊賢重士，約從離衡，兼韓、魏、燕、楚、齊、趙、宋、衛、中山之眾。于是六國之士，有寧越、徐尚、蘇秦、杜赫之屬為之謀，齊明、周最、陳軫、召滑、樓緩、翟景、蘇厉、樂毅之徒通其意，吳起、孫臏、帶佗、倪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頗、趙奢之朋制其兵，嘗以什倍之地，百萬之眾，叩關而攻秦。秦人開關延敵，九國之師遂逡巡而不敢進。秦无

亡矢遺鏃之費，而天下諸侯已困矣。于是從散約解，爭割地而賂秦。秦有余力而制其弊，追亡逐北，伏尸百萬，流血漂櫓。因利乘便，宰割天下，分裂山河。強國請伏，弱國入朝。

施及孝文王、莊襄王，享國日淺，國家無事。

及至始皇，奮六世之余烈，振長策而御宇內，吞二周而亡諸侯，履至尊而制六合，執搞朴以鞭笞天下，威振四海。南取百粵之地，以為桂林、象郡，百粵之君俯首系頸，委命下吏；乃使蒙恬北筑長城，而守藩籬，却匈奴七百余里。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，士不敢彎弓而報怨。于是廢先王之道，燔百家之言，以愚黔首，墮名城，殺豪俊。收天下之兵，聚之咸陽，銷鋒鏑，鑄以為金人十二，以弱天下之民。然後踐華為城，因河為池，據億丈之高，臨不測之淵，以為固。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，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！天下已定，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，金城千里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。

始皇既沒，余威震于殊俗。然而，陳涉瓮牖繩樞之子，氓隸之人，而遷徙之徒也，才能不及中人，非有仲尼、墨翟之賢，陶朱、猗頓之富，躡足行伍之間，而倔起阡陌之中，率疲弊之卒，將數百之眾，轉而攻秦。斬木為兵，揭竿為旗，天下云合響應，贏糧而景從。山東豪傑并起而亡秦族矣。

且夫天下非小弱也，雍州之地，崤函之固，自若也。陳涉

之位，非尊于齊、楚、燕、趙、韓、魏、宋、衛、中山之君也；鋤耨棘矜，不敵于鉤戟長鎗也；適戍之眾，非抗于九國之師也；深謀遠慮，行軍用兵之道，非及曩時之士也。然而，成敗異變，功業相反也。何也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，比權量力，則不可同年而語矣。然秦以區區之地，致萬乘之勢，序八州而朝同列，百有餘年矣。然後以六合為家，崤函為宮。一夫作難，則七廟墮，身死人手，為天下笑者，何也？仁義不施，而攻守之勢異也。

過秦中

秦滅周祀，并海內，兼諸侯，南面稱帝，以四海養。天下之士斐然，向風若是，何也？曰：近古之無王者久矣，周室卑微，五霸既滅，令不行于天下。是以諸侯力政，強凌弱，眾暴寡，兵革不休，士民罷弊。今秦南面而王天下，是上有天子也。即元元之民，冀得安其性命，莫不虛心而仰上。當此之時，專威定功，安危之本在于此矣。

秦王懷貪鄙之心，行自奮之智，不信功臣，不親士民，廢王道而立私愛，焚文書而酷刑法，先詐力而后仁義，以暴虐為天下使。夫并兼者高詐力，安危者貴順權。推此言之，取與攻守不同術也。秦虽并战国而王天下，其道不易，其政不改，是其

所以取之也。孤独而有之，故其亡可立而待也。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，并殷周之迹，以制御其政，后虽有淫骄之主，犹未有倾危之患也。故三王之建天下，名号显美，功业长久。今秦二世立，天下莫不引領而观其亡。

夫寒者利短褐，而饥者甘糟糠。天下器器，新主之资也。

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。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，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，缟素而正先帝之过，裂土分民以封功臣之后，建国立君以礼天下，虚囹圄而免刑戮，去收孥污秽之罪，使各反其乡里，发仓廩，散财币，以振孤独穷困之士，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，约法省刑以持其后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，更节循行，各慎其身，塞万民之望，而以盛德与天下息矣。即四海之内皆欢然，各自安乐，其处惟恐有变，虽有狡害之民，无离上之心。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，而暴乱之奸弭矣。二世不行此术，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，更始作阿房之宫，繁刑严诛，吏治刻深，赏罚不当，赋敛无度。天下多事，吏不能纪；百姓困穷，而主不收恤。然后奸伪并起，而上下相遁，蒙罪者众，刑僇相望于道，而天下苦之。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，人怀自危之心，亲处穷苦之实，咸不安其位，故易动也。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，不借公侯之尊，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，其民危也。

故先王见终始之变，知存亡之由。是以牧民之道，务在安

之而已矣。下虽有逆行之臣，必无响应之助。故曰安民可与为义，而危民易与为非。此之谓也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身在于戮者，正之非也。是二世之过也。

过秦下

秦兼诸侯，山东三十余郡，循津关，据险塞，缮甲兵而守之。然陈涉率散乱之众数百，奋臂大呼，不用弓戟之兵，锄耰白挺，望屋而食，横行天下。秦人阻险不守，关梁不闭，长戟不刺，强弩不射。楚、师深入，战于鸿门，曾无藩篱之难。于是山东诸侯并起，豪俊相立。秦使章邯将而东征，章邯因其三军之众，要市与外，以谋其上。君臣之不相信，可见于此矣。

子婴立，遂不悟。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材，而仅得中佐，山东虽乱，三秦之地可全而有，宗庙之祀宜未绝也。秦地被山带河，以为固四塞之国也。自缪公以来，至于秦王，二十余君，常为诸侯雄。此岂世贤哉？其势居然也。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，然困于险阻而不能进者，岂勇力智慧不足哉？形不利，势不便。秦虽小邑，伐并大城，得阨塞而守之。诸侯起于匹夫以利会，非有素王之行也，其交未亲，其民未附。名曰亡秦，其实利之也。彼见秦阻之难犯，必退师。案士息民以待其弊，承解诛罢以令国君，不患不得意于海内，贵为天子，富有四

海，而身為禽者，救敗，非也。秦王足已而不問，遂過而不变；二世受之，因而不改，暴虐以重禍；子嬰孤立无亲，危弱无辅。三王之惑，终身不悟，亡不亦宜乎！

当此时也，世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。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，秦俗多忌讳之禁也，忠言未卒于口，而身糜没矣。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，重足而立，阖口而不言。是以三主失道，而忠臣不谏，智士不谋也。天下已乱，奸臣不上闻，岂不悲哉？

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，故置公卿大夫士，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。其强也，禁暴诛乱而天下服；其弱也，五霸征而诸侯从；其削也，内守外附而社稷存。故秦之盛也，繁法严刑而天下震；及其衰也，百姓怨而海内叛矣。故周王序得其道，千余载不绝。秦本末并失，故不能长。由是观之，安危之统相去远矣。鄙谚曰：『前事之不忘，后事之师也。』是以君子为国，观之上古，验之当世，参之人事，察盛衰之理，审权势之宜，去就有序，变化因时。故旷日长久，而社稷安矣。

宗 首

今或亲弟谋为东帝，亲兄之子西向而击。今吴又见告矣。天子春秋鼎盛，行义未过，德泽有加焉，犹尚若此，况莫大诸侯

权势十此者乎！然而天下少安者，何也？大国之王幼在怀妊，汉所置傅、相方握其事。数年之后，诸侯王大抵皆冠，血气方刚，汉之所置傅归休而不肯住，汉所置相称病而赐罢。彼自丞、尉以上，偏置其私人。如此，有异淮南、济北之为耶？此时而乃欲为治安，虽尧、舜不能。

黄帝曰：『日中必昃，操刀必割。』今令此道顺，而全安甚易。弗肯早为，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到之，岂有异秦之季世乎？夫以天子之位，用天下之力，乘今之时，因天之助，尚憚以危为安，以乱为治。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，将不合诸侯匡天下乎？

数 宁

臣窃惟事势可为痛惜者一，可为流涕者二，可为长太息者六。若其他倍理而伤道者，难遍以疏举。进言者皆曰：『天下已安矣。』臣独曰未安；或者曰：『天下已治矣。』臣独曰未治。恐逆意触死罪。虽然，诚不安，诚不治，故不敢顾身，敢不昧死以闻！

夫曰天下安且治者，非至愚无知，固谀者耳，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。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，火未及难，因谓之安，偷安者也。方今之势何以异此？夫本末桀逆，首尾

横决，国制抢攘，非有纪也，胡可谓治？陛下何不令臣得熟数之于前，因陈治安之策，陛下试择焉？射猎之娱与安危之机，孰急也？

臣闻之，自禹已下五百岁而汤起，自汤已下五百余年而武王起。故圣王之起，大以五百为纪。自武王已下，过五百岁矣。圣王不起，何怪矣？及秦始皇帝，似是而卒非也，终于无状。及今天下集于陛下，臣观宽大知通，窃曰足以操乱业，握危势。若今之贤也，明通以足天纪，又当天宜。请陛下为之矣，然又未也者，又将谁须也？使为治劳知虑，苦身体，乏驰骋钟鼓之乐，勿为何也。乐与今同耳。因加以常安，四望无患；因诸侯附亲轨道，致忠而信上耳；因上不疑其臣，无族罪，兵革不动，民长保首领耳；因德穷至远，近者匈奴，远者四荒，苟人迹之所能及，皆乡风慕义，乐为臣子耳；因天下富足，资财有余，人及十年之食耳；因民素朴顺而乐从令耳；因官事甚约，狱讼盗贼可令甚少耳。大数既得，则天下顺治，海内之气和威理，则万生遂茂。

晏子曰：『唯以政顺乎神，为可以益寿。』发子曰：『至治之极，父无死子，兄无死弟，途无襁褓之葬，各以其顺终。谷食之法，固百以是。则至尊之寿轻百年耳。古者五帝皆逾百岁。』以此言信之，因生为明帝，没则为明神，名誉之美，垂无穷。

耳。礼祖有功，宗有德，始取天下为功，始治天下为德，因顾成之庙，为天下太宗，承太祖与天下，汉长亡极耳。因卑不疑尊，贱不逾贵，尊卑贵贱，明若白黑，则天下之众不疑眩耳。因经纪本于天地，政法倚于四时。后世无变故无易常，袭迹而长久耳。

臣窃以为建久安之势，成长治之业，以承祖庙，以奉六亲，至孝也；以宰天下，以治群生，神民咸亿，社稷久飨，至仁也。立经陈纪，轻重周得，后可以为万世法。以后虽有愚幼不肖之嗣，犹得蒙业而安，至明也。寿并五帝，泽施至远，于陛下何损哉？以陛下之明通，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，致此治非有难也。陛下何不一为之？

具其可素陈于前，愿幸无忽。臣谨稽之天地，验之往古，案之当时之务，日夜念此至孰也。虽使禹、舜生而为陛下，计无以易此。

藩 伤

夫树国必审相疑之势，下数被其殃，上数爽其忧，凶饥数动，彼必将有怪者生焉。祸之所罹，岂可预知？故甚非所以安主上，非所以活大臣者也，甚非所以全爱子者也。既已令之为藩臣矣，为人臣下矣，而厚其力，重其权，使有骄心而难服从

也。何异于善砥莫邪而子射子，自祸必矣。爱之故使饱梁肉

之味，玩金石之声，臣民之众，土地之博，足以奉养宿卫其身。

然而权力不足以侥幸，势不足以行逆，故无骄心，无邪行，奉法

畏令，听从心顺，长生安乐，而无上下相疑之祸。活大臣，全爱

子，孰精于此？且藩国与制力，非独少也。制令其有子以国

其子，未有子者建分以须之，子生而立其身以子，夫将何失？

于实无丧，而葆国无患。子孙世世与汉相须，皆如长沙，可以

久矣。所谓生死而骨肉，何以厚此！

藩 强

窃迹前事，大抵强者先反。淮阴王楚，最强，则最先反；

韩王信倚胡，则又反；贯高因赵资，则又反；陈豨兵精强，

则又反；彭越用梁，则又反；黥布用淮南，则又反；卢绾

国比最弱，则最后反。长沙乃才二万五千户耳，力不足以行

逆，则功少而最完，势疏而最忠，全骨肉。时长沙无故者，非独

性异人也，其形势然矣。曩令樊、郢、绛、灌据数十城而王，今

虽以残亡，可也；令韩信、黥布、彭越之伦，列为彻侯而居，虽

至今存，可也。然则天下大计可知已。欲诸王皆忠附，则莫若

令如长沙；欲勿令蒞醢，则莫若令如樊、郢、绛、灌；欲天下

之治安，天子之无忧，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。力少则易使以

义，國小则无邪心。

大 都

昔楚灵王问范无宇曰：『我欲大城陈、蔡、叶与不羹，赋

车各千乘焉，亦足以当晋矣。又加之以楚诸侯，其来朝乎？』

范无宇曰：『不可。臣闻大都疑国，大臣疑主，乱之媒也。都

疑则交争，臣疑则并令祸之深者也。今大城陈、蔡、叶与不羹，

或不充不足以威晋，若充之以资财，实之以重禄之臣，是轻本

而重末也。臣闻尾大不掉，末大必折。此岂不施威诸侯之心

哉？然终为楚国大患者，必此四城也。』灵王弗听，果城陈、

蔡、叶与不羹，实之以兵车，充之以大臣。

是岁也，诸侯果朝。居数年，陈、蔡、叶与不羹，或奉公子

弃疾内作难，楚国云乱，王遂死于乾溪，尹申亥之并。为计若

此，岂不可痛也哉？悲夫！本细末大，弛必至心。时乎，时

乎！可痛惜者此也。

天下之势方病大彘，一脰之大几如腰，一指之大几如股，

恶病也。平居不可屈信，一二指搐，身固无聊也。失今弗治，

必为痼疾。后虽有扁鹊，弗能为已。此所以竊为陛下患也。

病非徒彘也，又苦蹠戾。元王之子，帝之从弟也；今之王者，

从弟之子也。惠王之子，亲兄之子也；今之王者，兄子之子

也。亲者或无分地以安天下，疏者或专大权以逼天子。臣故曰非徒病虺也，又若鼯鼠。可痛哭者，此病是也。

等 齐

诸侯王所在之官卫，织履蹲夷，以皇帝在所官法论之；郎中谒者受谒取告，以官皇帝之法予之；事诸侯王或不廉洁平端，以事皇帝之法罪之。曰：『一用汉法事诸侯王，乃事皇帝也。』是则诸侯王乃埒至尊也。然则天子之与诸侯，臣之下，宜撰然齐等若是乎？

天子之相号为丞相，黄金之印；诸侯之相号为丞相，黄金之印，而尊无异等，秩加二千石之上。天子列卿秩二千石，诸侯列卿秩二千石；则臣已同矣。人主登臣而尊，今臣既同，则法恶得不齐？天子卫御号曰大仆，银印，秩二千石；诸侯之御号为大仆，银印，秩二千石；则御已齐矣。御既已齐，则车饰具恶得不齐？天子亲号云太后，诸侯亲号云太后；天子妃号曰后，诸侯妃号曰后。然则诸侯何损，天子何加焉？妻既已同，则夫何以异？天子宫门曰司马，阑入者为城旦；诸侯宫门曰司马，阑入者为城旦。殿门俱为殿门，阑入之罪亦俱弃市。宫墙门卫同名，其严一等，罪已钧矣。天子之言曰令，令甲令乙是也；诸侯之言曰令，令仪令言是也。

天子卑号皆称陛下，诸侯卑号皆称陛下。天子车曰乘舆，诸侯车曰乘舆；乘舆等也。然则所谓主者安居？臣者安在？

人之情不异，面目状貌同类，贵贱之别，非天根著于形容也。所持以别贵贱明尊卑者，等级势力，衣服号令也。乱且不息，滑曼无纪，天理则同人事无别。然则所谓臣主者，非有相临之具，尊卑之经也，特面形而异之耳。近习乎形貌，然后能识。则疏远无所放，众庶无以期，则下恶能不疑其上？君臣同伦，异等同服，则上恶能不眩其下？孔子曰：『长民者，衣服不贰，从容有常，以齐其民，则民德一。』诗云：『彼都人士，狐裘黄裳。行归于周，万民之望。』孔子曰：『为上可望而知也，为下可类而志也。』则君不疑于其臣，而臣不惑于其君。而此之不行，沐淩无界，可为长大息者，此也。

服 疑

衣服疑者，是谓争先；泽厚疑者，是谓争赏；权力疑者，是谓争强；等级无限，是谓争尊。彼人者近则冀幸，疑则比争。是以等级分明，则下不得疑；权力绝尤，则臣无冀志。故天子之于其下也，加五等，已往则以为臣；臣之于下也，加五等，已往则为仆。仆亦臣礼也，然称仆不敢称臣者，尊天子，避嫌疑也。制服之道，取至适至和以予民，至美至神进之帝。

奇服文章以等上下，而差貴賤。是以高下異，則名号異，則權力異，則事勢異，則旗章異，則符瑞異，則禮寵異，則秩祿異，則冠履異，則衣帶異，則環佩異，則車馬異，則妻妾異，則澤厚異，則宮室異，則床席異，在器皿異，則飲食異，則祭祀異，則死喪異。故高則此品周高，下則此品周下。加人者品此臨之，卑人者品此承之；迂則品此者進，紕則品此者損。貴周丰，賤周謙。貴賤有級，服位有等。等級既設，各處其檢，人循其度，擅退者让，上僭則誅。建法以习之，设官以牧之。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，望其章而知其勢，岑人定其心，各著其目。故众多而天下不眩，传远而天下识祇。卑尊已著，上下已分，则人伦法矣。于是主之与臣，若日与星，臣不几可以拟主，贱不几可以冒贵，下不凌等则上位尊，臣不逾级则主位安。谨守伦纪，则乱无由生。

益壤

陛下即不为千载之治，安知今之势岂过一传再传哉？诸侯犹且人恣而不制，豪横而大强也。至其相与，特以纵横之约相亲耳。汉法令不可得行矣。今淮阳之比大诸侯，仅过黑子之比于面耳，岂足以为楚御哉？而陛下所恃以为藩捍者，以代、淮阳耳。代北边与强匈奴为邻，仅自完足矣。唯皇太子之

所恃者，亦以之二国耳。今淮阳之所有，适足以饵大国耳。方今制在陛下，制国命子适足以饵大国，岂可谓工哉？

人主之行异布衣。布衣者，饰小行，竟小廉，以自托于乡党邑里。人主者，天下安社稷固不耳。故黄帝者，炎帝之兄也。炎帝无道，黄帝伐之涿鹿之野，血流漂杵，诛炎帝而兼其地，天下乃治。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，反者如猥毛而起。高皇帝以为不可剿，去不义诸侯，空其国，择良日立诸子洛阳上东门之外，诸子毕王而天下乃安。故大人者，不怵小廉，不牵小行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。

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，越两诸侯，而县属于汉。其苦之甚矣！其欲有卒也，类良有所至，逋走而归诸侯，殆不少矣。此终非可久以为奉地也。陛下岂如早便其势！且令他人守郡，岂如令子臣之？愚计愿陛下举淮南之地以益淮阳，梁即有后，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，即无后患。代可徙而都睢阳，梁起新郑以北著之河，淮阳包陈以南捷之江。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，破胆而不敢谋。今所恃者，代、淮阳二国耳。皇太子亦恃之。如臣计，梁足以捍齐、赵，淮阳足以禁吴、楚，则陛下高枕而卧，终无山东之忧矣。臣窃以为此二世之利也。若使淮南久县属汉，特以资奸人耳。惟陛下幸小留意。

贾谊新书卷二

权重

诸侯势足以专制，力足以行逆，虽令冠处女，勿谓无敢。势不足以专制，力不足以行逆，虽生夏育，有仇讎之怨，犹之无伤也。然天下当今恬然者，遇诸侯之俱少也。后不至数岁，诸侯偕冠，陛下且见之矣。夫秦日夜深惟苦心，竭力以除六国之忧。今陛下力制天下，颐指如意，而故成六国之祸，难以言之矣。苟身常无意，但为祸未在所形也，乱媒日长，孰视而不定。万年之后，传之老母弱子，使曹、勃不宁制，可谓仁乎？

五美

海内之势，如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莫不从制。诸侯之君敢自杀不敢反，心知必蒞醢耳，不敢有异心，辐凑并进，而归命天子。天子无可以侥幸之权，无起祸召乱之业，虽在细民，且知其安。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；割地定制，齐为若干国，赵、

楚为若干国。制既各有理矣，于是齐悼惠王之子孙王之，分地尽而止。赵幽王、楚元王之子孙，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。燕、吴、淮南他国皆然。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，建以为国，空而置之，须其子孙生者，举使君之诸侯之地。其削颇入汉者，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于彼也，所以数偿之。故一寸之地，一人之众，天子无所利焉，诚以定治而已。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；地制一定，宗室子孙虑莫不王。制定之后，下无背叛之心，上无诛伐之志，上下欢亲，诸侯顺附。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也；地制一定，则帝道还明，臣心还正，法立而不犯，令行而不逆，贯高、利几之谋不生，柴奇、启章之计不萌。细民乡善，大臣效顺，上使然也。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；地制一定，卧赤子衽席之上而天下安，待遗腹，朝委裘，而天下不乱，社稷长安，宗庙久尊，传之后世，不知其所穷。故当时大治，后世诵圣。一动而五美附，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五美？

制不定

炎帝者，黄帝同父母弟也。各有天下之半，黄帝行道，而炎帝不听。故战涿鹿之野，血流漂杵。夫地制不得，自黄帝而以困。以高皇帝之明圣威武也，既抚天下，即天子之位，而大臣为逆者乃几十发。以帝之势，身劳于兵间，纷然几无天下者

數矣。淮陰侯、韓王信、陳豨、彭越、黥布及盧綰，皆功臣也，所嘗愛信也。所愛化而為仇，所信反而為寇，可不怪也？地里早定，豈有此變？陛下即位以來，濟北一反，淮南為逆，今吳又見告，皆其薄者也。莫大諸侯，澹然而未有故者，天下非有固定之術也，特賴其尚幼，偷猥之數也。且異姓負強而動者，漢已幸而勝之矣，又不易其所以然，同姓襲是迹而處，骨肉相動，又既有征矣。其勢盡又復然，殃禍之變，未知所移，長此安窮？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后世，奈何屠牛坦？一朝解十二牛，而芒刃不頓者，所排所击所剝所割皆象理也。然至醜髀之所，非斤則斧矣。仁義恩厚，此人主之芒刃也；权势法制，此人主之斤斧也。勢已定，权已足矣，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，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。今諸侯王皆眾醜髀也，釋斤斧之制，而欲嬰以芒刃，臣以為刃不折則缺耳。胡不用之淮南、濟北，勢不可也。

審微

善不可謂小而無益，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。非以小善為一足以利天下，小不善為一足以亂國家也。當夫輕始而傲微，則其流必至于大亂也。是故子民者謹焉。彼人也，登高則望，臨深則窺。人之性非窺且望也，勢使然也。夫事有逐奸，勢有

召禍。老聃曰：「為之于未有，治之于未亂。」管仲曰：「各患于未形，上也。」語曰：「焰焰弗滅，炎炎奈何！萌芽不伐，且折斧柯。」智禁于微次也。事之適亂也，如地形之惑人也，机漸而往，俄而东西易面，人不自知也。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，一跬而繆千里也。

昔者卫侯朝于周，周行人問其名，曰：「卫侯辟疆。」周行人还之曰：「启疆、辟疆，天子之名号也，诸侯弗得用。」卫侯更其名曰燬，然后受之。故善守上下之分者，虽空名弗使逾焉。古者，周礼天子葬用隧，诸侯县下。周襄王出逃伯斗，晋文公率师诛贼，定周国之乱，复襄王之位。于是襄王赏以南阳之地。文公辞南阳，请即死得以隧下。襄王弗听，曰：「周国虽微，未之或代也。天子用隧，伯父用隧，是二天子也。以地为少，余请益之。」文公乃退。

礼，天子之乐，宫县；诸侯之乐，轩县；大夫直县，士有琴瑟。叔孙于奚者，卫之大夫也。曲县者，卫君之乐体也。繁缨者，君之驾饰也。齐人攻卫，叔孙于奚率师逆之，大败齐师。卫于是赏以温。叔孙于奚辞温，而请曲县、繁缨以朝。卫君许之。孔子闻之，曰：「惜乎！不如多与之邑。夫乐者所以载国，国者所以载君。彼乐亡而礼从之，礼亡而政从之，政亡而国从之，国亡而君从之。惜乎！不如多予之邑。」

鄙谚曰：『欲投鼠而忌器。』此善喻也。鼠近于器，尚憚而弗投，恐伤器也，况乎贵大臣之近于主上乎？廉丑礼节以治君子，故有赐死而无戮辱。是以系缚、榜笞、髡、刖、黥、劓之

臣闻之曰：『履虽鲜，弗以加枕；冠虽弊，弗以直履。』夫尝以在贵宠之位，天子改容而尝体貌之矣，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。今而有过，令废之可也，退之可也，赐之死可也。若夫束縛之，系繼之，輸之司空，編之徒官，司寇牢，正徒长，小吏骂詈而榜笞之，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。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事，一旦吾亦乃可以加也。非所以习天下也，非尊尊贵贵之化也。夫天子之所尝敬，众庶之所尝宠，死而死尔，贱人安宜得此而顿辱之哉？

豫让事中之君，智伯伐中行，灭之。豫让移事智伯。及赵灭智伯，豫让衅面变容，吸炭变声，必报襄子，五起而弗中。襄子，一夕而五易卧。人问豫让，让曰：『中行众人畜我，我故

众人事之。智伯国士遇我，我故为之国士用。」故此一豫让也，反君事仇，行若狗彘。已而折节致忠，行出乎烈士。人主使然也。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犬马，彼将犬马自为也；如遇官徒，彼将官徒自为也；顽顿无耻，桀苟无节，廉耻不立，则且不自好。则苟若而可，见利则趋，见便则夺，主上有败困而揽之矣，主上有患则吾苟免而已，立而观之耳。有便吾身者，则欺卖而利之耳。人主将何便于此？群下至众而主至少也，所托财器职业者率于群下也，但无耻，俱苟安，则主最病。故古者礼不及庶人，刑不至君子，所以厉宠臣之节也。

古者，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，不谓曰不廉，曰簠簋不饰；坐污秽男女无别者，不谓污秽，曰帷薄不修；坐罢软不胜任者，不谓罢软，曰下官不职。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，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，尚迁就而为之讳也。故其在大遒大河之域者，闻遒河则白冠纓纓，盘水加剑，造清室而请其罪尔，上弗使执缚系引而行也；其中罪者闻命而自弛，上不使人颈戾而加也；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，跪而自裁，上不使人摔抑而刑也，曰：『子大夫自有过耳，吾遇子有礼矣。』遇之有礼，故群臣自喜。厉以廉耻，故人务节行。

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，而群臣不以节行而报其上者，即非人类也。故化成定俗，则为人臣者主尔忘身，国尔忘家，公

尔忘私，利不苟就，害不苟去，唯义所在，主上之化也。故父兄之臣诚死宗庙，法度之臣诚死社稷，辅翼之臣诚死君上，守卫捍敌之臣诚死城廓封境。故曰圣人有金城者，比物此志也。彼且为我死，故吾得与之俱生；彼且为我亡，故吾得与之俱存；夫将为我危，故吾得与之皆安。顾行而忘利，守节而服义，故可以托不御之权，可以托五尺之孤。此厉廉耻行礼义之所致也。主上何丧焉？此之不为，而顾彼之行，故曰可为长太息者也。

贾谊新书卷三

俗激

大臣之俗，特以牒书不报，小期会不答耳。以为大故，不可矣。天下之大指，举之而激俗流失，世坏败矣。因恬弗知，怪大故也。加刀笔之吏务在筐箱，而不知大体。陛下又弗自忧，故如此哉！夫邪俗日长，民相然席于无廉耻，行义非循也。岂为人子背其父，为人臣因忠于君哉？岂为人弟欺其兄，为人下因信其上哉？陛下虽有权柄，事业将寄之？

管子曰：「四维，一曰礼，二曰义，三曰廉，四曰耻。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」使管子愚无识人也，则可使管子而少知治体，则是岂不可为寒心？今世以侈靡相竞，而上无制度，弃礼义捐廉耻日甚，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，逐义乎否耳，虑非顾行也。今其甚者，到大父矣，贼大母矣，裸姬矣，刺兄矣，盗者虑探柱下之金，掇寝户之帘，撻两庙之器，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；矫伪者出几拾万石粟，赋六百余万钱，乘传而行诸侯。此其无行义之尤至者已。其余猖獗而趋之者，乃豕羊驱而往，是类管子谓「四维不张」者与？窃为陛下惜之。

以臣之意，吏虑不动于耳目，以为是时适然耳。夫移风易俗，使天下移心而向道类，非俗吏之所能为也。陛下又不自忧，窃为陛下惜之。夫立君臣，等上下，使父子有礼，六亲有纪，此非天之所为，人之所设也。夫人之所设弗为，不立不植则僵，不循则坏。秦灭四维而不张，故君臣乖而相攘，上下乱僭而无差，父子六亲殃戮而失其宜，奸人并起，万民离畔，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。今四维犹未备也，故奸人冀幸，而众下疑惑矣。岂如今定经制，令主主臣臣，上下有差，父子六亲各得其宜，奸人无所冀幸，群众信上而不疑惑哉？此业一定，世世常安，而后有所持循矣。若夫经制不定，是犹渡江河无维楫，中流而遇风波也，船必覆矣。悲夫！备不豫具之也，可不察

乎！

时 变

秦国失理，天下大败。众掩寡，知欺愚，勇劫惧，壮凌衰。攻击夺者为贤贵人，善突盗者为圻诸侯。设谄而相饬，设轍而相绍者为知。天下乱至是矣。是以大贤起之，威震海内，德从天下。曩之为秦者，今转而为汉矣。今者何如？进取之时去矣，并兼之势过矣，胡以孝弟循顺为？善书而为吏耳，胡以行义礼节为？家富而出官耳，骄耻偏而为至尊，黥劓者攘臂而为政，行惟狗彘也。苟家富财足，隐机盱视而为天子耳。唯告罪昆弟，欺突伯父，逆于父母乎？然钱财多也，衣服循也，车马严也，走犬良也。矫诬而家美，盗贼而财多，何伤？欲交吾择贵宠者而交之，欲势择吏权者而使之取妇嫁子。非有权势，吾不与婚姻；非有贵戚，不与兄弟；非富大家，不与出入，因何也？今俗侈靡以出相骄，出伦逾等以富过其事相竞。今世贵空爵而贱良俗，靡而尊奸；富民不为奸而贫为里骂，廉吏释官而归为邑笑；居官敢行奸而富，为贤吏家处者犯法。为利为材士，故兄劝其弟，父劝其子。则俗之邪至于此矣！商君违礼义，弃伦理，并心于进取，行之二岁，秦俗日败。秦人有子家富，子壮则出分；家贫，子壮则出赘。假父攫锄杖耜